

“和”文明起源考(文字篇)

任继昉, 向和平

(中南大学文学院, 湖南长沙, 410083;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, 湖北武汉, 430062)

摘要: 古代文献中“禾、和”通用, 这为寻找“和”的源头提供了线索。《说文》“禾, 嘉穀也。二月始生, 八月而孰, 得时之中, 故谓之禾”, 虽点出了“禾一和”的语源关系, 但却倒因为果。抽象概念“和”应是建立在具体称谓“禾”之上的。甲骨文中有“秉”, 本义为“求禾”, 即用口(言语)祈求禾谷丰收, 因而造出“从‘口’、从‘禾’, ‘禾’亦声”的字形来。

关键词: 文字起源; “和”; “秉”; “禾”

中图分类号: H13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3104(2012)05-0217-04

“和”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、价值目标与理想追求。中华和谐文化, 犹如长江大河, 源远流长, 绵延千年, 至今仍然青春焕发, 润泽华夏, 令人不由得一再追问: 这股强劲水流的源头又在哪儿?

这是一个不应回避而颇难回答的问题。好在历代学者已经作了一些零星探索, 探明了“和”的起源与发展的部分路径。现在, 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 综合利用各个学科的已有研究成果, 打通时断时续的零星路段, 攻克最为棘手的疑难问题, 对“和”的起源及其发展作一全面的探索与梳理, 最终找出“和”的源头来。

一

《庄子·山木》: “一上一下, 以和为量, 浮游乎万物之祖。”郭庆藩集释: “言至人能随时上下, 以和同为度量。以大和而等量, 游造物之祖宗。”^[1](668-669)]《吕氏春秋·必已》: “一上一下, 以禾为量, 而浮游乎万物之祖。”许维遹集释引俞樾曰: “‘以禾为量’, 殊为无谊。……‘禾’当作‘和’, 《庄子·山木》篇‘一上一下, 以和为量’是其证, ‘禾’即‘和’之坏字。”^[2](35b)]陈奇猷校释: “杨树达曰: ‘和’从‘禾’声, 《说文》谓‘禾得时之中和’(《系传》本), 故谓之‘禾’, 知‘禾’本含‘和’义。谓‘禾’当读为‘和’可也, 谓‘禾’为误字则非也。于省吾先生曰: ……‘禾’乃‘和’之借字。邾公

钟‘作𥝌禾钟’, ‘禾’乃‘𥝌’之省文, ‘𥝌、和’字通。奇猷案: ……杨氏、于先生说是。谓道德一上一下, 与万物和同, 既不离于物, 又不役于物, 以和同为其限量。”^[3](840)]又《庄子·徐无鬼》: “吾尝居山穴之中矣。当是时也, 田禾一睹我, 而齐国之众三贺之。”郭庆藩集释引卢文弨曰: “(田禾)即齐太公和。”^[1](848-849)]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五八引作“田和”^②。同一人名, 《庄子》与《吕氏春秋》书中“和、禾”并用。

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·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》: “今与臣约, 五和, 入秦使, 使齐、韩、梁(梁)、[燕]□□□□□□约御(却)军之日, 无伐齐、外齐焉。事之上, 齐赵大恶; 中, 五和, 不外燕; 下, 赵循合齐、秦以谋燕。今臣欲以齐大[恶]而去赵, 胃(谓)齐王, 赵之禾(和)也, 阴外齐、谋齐, 齐赵必大恶矣。”^[4](1)]又《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》: “外齐于禾(和), 必不合齐、秦以谋燕, 则臣请为免于齐而归矣。”^[4](6)]在出土文献中, 也是“和、禾”并用。

这些传世与出土的古代文献中“禾”字通用为“和”字的现象, 是否为我们寻找“和”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?

二

东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第七卷《禾部》:

收稿日期: 2011-12-12; 修回日期: 2012-09-16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‘和’文化源流研究”(06BZ0B)

作者简介: 任继昉(1955-), 男, 河南固始人, 文学博士,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, 主要研究方向: 汉语语源学, 汉语词汇史; 向和平(1955-), 河南开封人,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, 主要研究方向: 英语语言文学。

禾，嘉穀也。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，故谓之“禾”。禾，木也。木王而生，金王而死。从木，从省。象其穗。凡禾之属皆从禾。^{[5](114)}

钮树玉《说文解字校录》：

《系传》作：“从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也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引作：“以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。”^{[6](7108)}

席世昌《席氏读说文记》：

“得时之中”下，锴本有“和”字。^{[6](7108)}

沈涛《说文古本考》：

《齐民要术》引“二月”上有“以”字，“得时之中”作“得之中和”，《文选·思元（玄）赋》注引：“二月生，八月孰，得中和，故曰禾。”是古本“二月”上有“以”字，“得时之中”作“得时之中和”。今本夺“和”字耳。^{[6](7108)}

田吴炤《说文二徐笺异》：

大徐本作“得时之中”，小徐本作“得时之中和”。炤按：《著归禾序》疏：“禾者，和也。”又《管子·小问》：“故命之曰‘禾’。”注：“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。”与此“得时之中和”以声为训，于例本合。窃以嘉穀以二月生、八月孰，此即“得时之中”之谓也。“和”字似系譌人所沾。^{[6](7109)}
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

“以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之中和，故谓之禾。”依《思元赋》注、《齐民要术》订。“和、禾”叠韵。^{[6](7109)}

徐灏《说文解字注笺》：

按：“禾”之言“和”也，得时之中，故谓之“禾”。^{[6](7110)}

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：

李善注《思元赋》引云：“二月生，八月孰，得中和，故曰禾。”《五经文字》：“‘禾’之言‘和’也，以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，名之曰‘禾’。”馥谓当云：“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。”“禾、和”声相近。或曰：“中”即“中和”，本书“中，和也”，《礼记》“升中于天”卢植注“升中和之气于天”是也。馥案：凡“故谓之”云者，皆声、义相兼，此本书之例。《白虎通》：“稷者，得[阴阳]中和之气”，亦兼言“中和”。徐锴《通论》：“……二月阳气虽胜，犹有阴气存焉，微阴辅阳，生长万物，阴阳适和……八月阴气虽壮，犹有阳气存焉。微阳助阴以成熟，万物阴阳亦适和……故曰禾‘二月生，八月孰，得时之中和’”。服虔《左传》注：“和，中和也。”《书·序》：“唐叔得禾，异亩同颖。王命[唐叔]归周公于东，作《归禾》。周公得命禾，旅天子命，作《嘉禾》。”^③传云：“异亩同颖，[是]天下和

同之象。”《尚书大传》说《嘉禾》云：“三苗为一穗，天下其和为一乎！”宋均《说题辞》注云：“禾街滋液以生，故以‘禾’为名。”《续汉志》：“吴黄龙五年，嘉禾生于由拳，改县曰‘禾兴’，后以太子名‘和’，改曰‘嘉兴’。”^{[6](7110-7111)}

王筠《说文系传校录》：

“得时之中和”，大徐无“和”字，非也。此以同音为训。^{[6](7109)}

王筠《说文解字句读》：

凡言“故谓之”者，皆声、义相兼，“禾、和”同音也。《书·序》：“唐叔得禾，异亩同颖。王命归周公于东，作《归禾》。周公得命禾，旅天子命，作《嘉禾》。”传云：“异亩同颖，天下和同之象。”《吕览·必已》篇高注：“一曰：禾，中和。”^{[6](7111-7112)}

在古人看来，禾是天地万象和谐的产物，阴阳调和、刚柔相济、冷暖适中，内外通达，始有禾的成熟。所以，禾是自然和谐的象征。这是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时代所产生的观念在《说文》中的反映。看来，许慎在完成字源（造字的理据）探讨任务之后，有时意犹未尽，又顺便对该字所代表的词的语源（造词的理据）进行一番探讨，这是《说文》为我们作出的超额贡献，其中不乏可圈可点者，“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也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

我们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，就会发现疑问：“禾”是具体事物，是“形而下”的具体称谓；“和”为抽象概念，是“形而上”的浮泛意识。如果说“禾”来源于“和”，或曰从“和”产生了“禾”，那么，在“禾”这一具体称谓产生之前，乃至在以“禾”饱腹的时代以前，“和”这一抽象意识又从何而来？

三

《说文解字》第二卷《口部》：

𠂔，相磨（应）也。从“口”，“禾”声。^{[5](32)}

南唐·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·通论》：

𠂔，不刚不柔曰“𠂔”，言若官商之𠂔声，五味之𠂔羹以相济也。禾者，五穀之𠂔气也。二月而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和也。……二月阳气虽胜，犹有阴气存焉，微阴辅阳，生长万物，阴阳适和……八月阴气虽壮，犹有阳气存焉。微阳助阴，以成熟万物，阴阳亦适和……故曰禾“二月生，八月孰，得时之中和”。中和而生，中和而成……故传曰：得时之禾，穠（jī，禾穗的分枝）疏而穗大，其粟圜（圆）而禾羔（zhuó，禾皮）薄，其米多而沃，食之者强。太平之世，人含和气，以食和穀，故於文“口、禾”为“和”。和者，不可名也，谓之“刚”则柔矣，谓之

“柔”则刚矣。……为辛则咸矣，疑咸则甘矣。举而食之，莫此之宜矣，故曰“和”。^{[6](2146-2147)}

《说文》“和”字“从‘口’，‘禾’声”的说解是按照会意字的解析方法进行分析的，按照徐锴“於文‘口、禾’为‘和’”的说法，可以认定“和”为形声兼会意字，因此，“和”字的说解似应为：“从‘口’、从‘禾’，‘禾’亦声”。就是说，“禾”不仅是“和”的声符，表明“和”的读音，也是“和”的义符之一，表明“和”的意义尤其是词源意义，暗示“禾”来源于“和”。这一语源探讨存在着倒因为果、以流注源的疑问，正如上文所述。为了观察得更为细致，我们可以看与此相类似的一个例子：

《说文》第一卷下《艸部》：“蓼，蓼（椒）檄实，裹如裘者。”（从段玉裁本）^{[7](37)}“蓼（椒）檄”即今花椒树，“蓼”是花椒子。《尔雅·释木》：“椒檄丑裘。”郭璞注：“蓼_子聚生成房貌，今江东亦呼‘蓼檄’。”花椒树结实有外壳，花椒子（籽）聚生于壳内，此即《说文》所谓“裹如求者”。《说文》第八卷上《裘部》：“裘，皮衣也。”古文作“求”。古人皮衣多用羊皮（狐裘是极其珍贵的），聚毛揉如小丸叫“珍珠毛”。治裘必揉毛如丸，而与椒实相似。许慎以为此即“蓼”得名之由来^{[8](112)}，以“求（裘）”为“蓼”（花椒实）的语源。而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，果实之名应在语言早期产生。《尔雅·释木》：“栎，其实栎。”郝懿行义疏：“栎实外有裹彙，形如猬毛，状类毬子。”“栎”为栎实，“蓼”为椒实，这两种果实的名称都应该早于“求（裘）、毬（皮丸）”。说“蓼”来源于“求”，实在是以源注流。^{[9](246)}

这样看来，“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也”的语源解释，似也属于这种“倒因为果，以流注源”之类。毕竟，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（《管子·牧民篇》），直到现代，人们还说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，更何况是“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实、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的远古洪荒时代呢！

不过，“得时之中和，故谓之‘禾’也”、“蓼……裹如求者”的语源解释，虽然“倒因为果，以流注源”，但毕竟是点出了“禾—和”“蓼—求（裘）”的语源关系，这是史无前例的，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。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，而应该以前人的探讨为基础，理顺这些源流关系，将这种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，使其逐渐接近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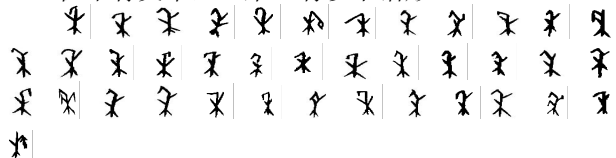
四

据以上考察、探索，我们可以颇有把握地说，“禾”

是“和”的源头。换句话说，“和”来源于“禾”。用哲学术语说，就是“形而上”的抽象概念“和”，是建立在“形而下”的具体称谓“禾”之上的。

“和”从“禾”而来，这个结论可以得到古文字的支持。

在甲骨文中，“禾”有以下诸形^{[10](592-593)}：



罗振玉《殷虚书契》：“上象穗与叶，下象茎与根。许君云‘从木，从省’，误以象形为会意矣。”^{[11](1417)}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释》：“契（契）文‘禾’字象形，罗说是也。其义亦为嘉穀，‘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’（《前》·三·三·九·三），言田禾其有及时之雨乎。‘壬申贞……禾于河’（《后》·上·二·二·三），祷于河以求禾之熟也。它辞率皆类此。金文……与契文、小篆并同。许君解此字采五行生剋之说，为汉儒故习，与字义无涉也。”^{[11](1418)}陈炜湛《甲骨文同义词研究》：“甲骨文‘禾’……上象穗与叶，下象茎与根，为禾稻之象形。”^{[11](1418-1419)}裘锡圭《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》：“‘禾’字在古书里有广狭二义。狭义的指谷子（小米），广义的泛指一切谷类作物。前者是本义，后者是引申义（参看齐思和《毛诗谷物考》，《中国史探研》一七一—一九页）。……谷子是古代北方最重要的谷物，所以‘禾’引申而为一切谷物的通称。甲骨卜辞里的‘禾’字多数已用于引申义。例如宾组等卜辞常常卜问‘求年’、‘受年’等事，历组等卜辞则说‘求禾’、‘受禾’。这种‘禾’字应该就是泛指各种谷物的。”^{[11](1419-1420)}

在甲骨文中，有一“𥝌”字，楷化为“秉”。温少峰、袁庭栋《殷墟卜辞研究——科学技术篇》认为：

卜辞有“𥝌月”，“𥝌”字从口，禾声，当即“和”字之异构。卜辞云：

(116) 今秉月_正，又史。（菁一一·二〇）

(117) 今秉月（又）史。（续六·二六·七）

(118) 庚申……今秉月又史。（戡三六·一三）

(119) 庚申卜：今秉月又史。（拾七·六）

“又史”即“有事”。以上列诸辞与“今五月，我又史”（乙三三五〇）、“于七月又史”（乙一四七四）等辞相比较，可知“秉月”即“和月”，是月名，当即“禾月”。战国时代齐国铜器铭文也有月之专名，如陈逆簋有“冰月”，《晏子春秋》亦有之，以为十一月。子禾子釜有“稷月”，“稷月”与卜辞之“禾月”可以比照，当是与种禾、获禾或祀禾有关之月。^{[12](52)}

无独有偶，在金文中也可以找到“秉”字：



[编辑：汪晓]